

● 沈胜衣传奇系列之五

〔台湾〕古龙

十三杀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十三杀手

台湾古龙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:王大伟

装帧设计:怀 宇

十三杀手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1.5 印张 24 万字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

ISBN 7-80605-080-9/I·42

定价:8.60 元

古龙(1937—1985),原名熊耀华,祖籍江西,生于香港,后定居台湾。早年生活困顿,靠朋友帮助半工半读毕业于淡江学院。曾在台北军内任职,后为生活所迫,开始创作武侠小说。古龙的武侠小说独树一帜,影响巨大,被认为是“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个大突破”。古龙一生创作的武侠小说近百部,其代表作品有《楚留香系列》、《陆小凤》、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、《绝代双骄》、《九月鹰飞》、《蝴蝶·流星·剑》、《天涯·明月·刀》、《七种武器》、《萧十一郎》、《沈胜衣传奇系列》、《大地飞鹰》等。

DE761/06

序

自从写了“小李飞刀”和“侠盗楚留香”之后，我的读者越来越多了，“古龙”的名字也越来越响。书店里陈列着我的书，电视里放着我创造出来的人物和故事，街道上的音响喇叭里唱着“小李飞刀”的曲子，甚至还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求我同意让他的酒店名字叫“楚留香酒馆。”

我感谢读者的厚爱。对这两个人物我也有自己的看法。“小李飞刀”李寻欢侠义善良，但也有性格上的弱点。他感情脆弱，拿不起又放不下，爱林诗音，但又不愿向她吐露真情，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，用喝酒来打发光阴，消极、悲观、痛苦，一生都处于矛盾和悲剧之中，活得很累太不洒脱。

楚留香呢？他潇洒、风流、幽默、诙谐，游戏人间，行侠仗义。他能把一件极难办到的事做得很漂亮，这的确绝，很令人神往。很多人认为我在小说开头写的一纸短笺最能说明问题：

闻君有白玉美人，妙手雕成，极尽妍态，不胜心向往之。今夜子时，当踏月来取，君素雅达，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。

这张短笺把一件盗取别人宝物之事，写得轻松、优雅、很有诗意，这就是楚留香的品格。

我有很多智慧很高、很有文学修养的朋友，他们一见到我总会问：“小李飞刀和楚留香写得真好，你为什么不

继续写下去，多写几集呢？”

我笑笑。

我只能笑笑。

小李飞刀已写到了极致，楚留香也写了八集，胡铁花也老了，怎么还能写下去？再写下去，也只能落入固定的形式中。

那么，我还写不写？

当然写！还要求变、求新，突破过去的陈旧俗套，重新尝试新的写法，塑造一个新型的侠客——沈胜衣。

沈胜衣，他不但有小李飞刀的悲天悯人的同情心，还有楚留香的飘逸潇洒、风流幽默，同时，又有他们的智慧和武功。小李飞刀是用刀，楚留香不用兵器，但沈胜衣却是用剑，而且是双手剑。

沈胜衣的故事曲折离奇，紧张刺激，而且很香艳，但绝不荒唐无稽，而是充满了爱与友情，慷慨与侠义，幽默与同情，希望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，能从书中受到启示，对这世上的人和事，看得更深些，更远些。

这是我写沈胜衣的最大愿望。

目 录

十三杀手

雨夜风萧索	银剑芒冷寒	(1)
楼头悲怨妇	杀手发雷霆	(45)
烟锁长堤柳	剑飞残月天	(105)
十刃寒灯影	一剑耀星光	(129)
蝙蝠翔怪屋	杀手会沙洲	(153)
秋染芦花白	血冷溪水红	(185)

死 亡 鸟

首断肢离	香消玉殒	(223)
查凶遇怪	险死还生	(261)
孤军人伏	幸逃毒手	(294)
揭奸摘佞	独立除魔	(323)

十三杀手

雨夜风萧索
银剑芒冷寒

雨，夜雨，苦雨。

风潇潇，雨淅淅，春寒料峭。

寒雨满空江，空蒙蒙，江蒙蒙，江边两岸的树影也蒙蒙。

风吹树梢，雨打树梢，吹下了叶片片，打下了叶片片。

叶湿水，水湿叶，点点滴滴。竹笠边缘的水珠也点点滴滴。

不单止戴着竹笠，那个人还披着蓑衣，竹笠点滴水珠，蓑衣也水珠点滴。

水珠始终点滴在相同的地方，那个人也始终站立在树下，桥右边的柳树下。

桥横跨大江两岸，长，也宽阔，可以驶得过双马大车，也可容得下六人并行，虽然是木桥，看来倒牢固得很。

桥的这边连着路，那边当然也连着路。

那边路尽头，是市镇，依稀闪烁着灯光。

灯光在雨中迷蒙，那个人目光也迷蒙在雨中。

目光从笠弦下透出，射向镇那边，冷峻，也锐利。眼不时还眨动，目光却丝毫也不起变化。那个人的面用黑巾蒙着，看不到他的表情变化，但显然，他是在等待着什么。

雨夜，江边，树下，等待着的蒙面人……好诡秘的气氛！

雨在响动，风在响动，江水在响动，树叶在响动……就是那个人，声也不声，动也不动。

远远的镇那边，灯火渐零落。

更鼓声更零落，随着风，单调的声音传来，已是二更。

“二更……”那个人终于出声，语声苦涩低沉，摇曳在风雨中，随即被风吹去，被雨洗去。

灯光也是在风雨中摇曳，却不曾那么就消失。那是移动着的灯光。

灯光从镇口传出，缓缓地移来。

蒙面人也发觉了那灯光，目光更显得锐利。他却仍然没有动，静静等待着。

灯光愈来愈近，虽然慢，到底来到了桥边。是一盏罩上了蜡纸的灯笼，难怪经得风雨。

灯只是孤灯，人却有两个。

掌灯的那个走在左边，稍后，藏青色劲装疾服，腰旁斜挂三尺长刀，头戴着竹笠。

靠右稍前的那个却是伞掌右手，锦衣，配剑。

灯笼昏黄的光芒虽然不很亮，映射下，两人的相貌却还是依稀可辨。

锦衣人三十左右年纪，丹凤眼，蓄须，长相颇见威武，举止亦见风度。

青衣人亦三十出头，看来也很剽悍，就是少了那份威武，那份风度，他掌灯陪从，无疑在替锦衣人引路。

看起来，他的确也只像是个跟班。

来到了桥下，他本能地稍为提高了灯笼。

灯火连随闪动。对岸树下那蒙面人的目光亦起了闪动。倏地开步，走出了柳荫。

他走得并不快，但也并不慢，那两个才上了桥头，他亦恰好走到了桥上。随即就停了下来。

对面锦衣人几乎同时亦收住了脚。

青衣人却兀自跨出两步方才觉察，他怔了一怔，收步，就瞪眼望着那蒙面人。但那蒙面人没有理会，只望着锦衣人。

锦衣人也只是望着蒙面人，他的目光很锐利，蒙面人的目光更锐利，简直就像是剑，利剑！那绵绵雨丝亦仿佛要被他剑也似的目光斩断！

锦衣人不由得心头微凛，但他的目光却并没有退缩，相反变得更锐利，也像剑！

青衣人的目光亦不曾退缩，他根本亦不曾接触到那蒙面人的目光。他瞪了好一会儿，忽地回头望向锦衣人。

锦衣人却似乎忘记了他的所在，没有理会他，更没有作声。

当家的懒作声，那做下人的就该作声了！他念头陡转，连随就冲着那蒙面人一声暴喝：“什么人！”

蒙面人看也不看，轻叱：“走开！”

“走开，”青衣人可怒了，“你挡着路，还叫走开？你可知你挡着的我家主人是谁？”

“我知道！”

青衣人挺了挺胸膛。“那你又可知我是谁？”

蒙面人冷声一笑：“你是谁都没关系！”

青衣人胸膛挺得更高。“我……”

蒙面人突然截口：“我说走开，第二次！”

旁边锦衣人忽地亦开口：“走开！”

青衣人霍然回过头。“大爷，你何必卖他的账，这种见不得人的东西，三更半夜鬼鬼祟祟地拦着去路，你道会安着好心，怕不是打你主意来的，就让小的教训教训他，好让他以后懂得带眼识人！”

锦衣人嘴角微咧，再也不作声。

青衣人随即转回头去，瞪着蒙面人。“我说朋友，知机的你就快些拔脚开溜，否则，莫看我只是个小小的护院武师，可够你瞧的！”

蒙面人索性连话也不说了。

青衣人愈发得意，灯笼往桥边栏杆放下，腾出来的右手陡落，却握住了腰刀的刀柄，话声更响亮：“你到底……”

蒙面人截口：“第三次，走开！”

“不走又如何！”青衣人握刀更紧。

“死！”蒙面人简短冷酷地回答。

青衣人狂笑，振腕，拔刀！呛地刀出鞘，笑声未绝，他人已冲了过去！

蒙面人直似未觉，甚至仍然是看也不看他。

那不过是短短距离，他刹那冲近，咆哮着长刀疾翻，就朝蒙面人右肩膀砍下！

刀很快，眼看着便要將蒙面人那右膀砍掉，电光石火间，蒙面人半身突然偏侧，右掌连随从蓑衣里穿出，掌中银芒暴闪，迎向刀光！

铮地青衣人那三尺长刀猛地弹起，脱手飞出！

差不多同时，那银芒再闪！青衣人头戴着的那竹笠紧接亦飞了起来！

刀飞入半空，陡折，坠落，刀口向下，咚地就插在当中的桥板上，刀锋兀自不住地颤动！

竹笠跟着亦噗的落在那边，齐中裂开一道口子，几乎将那竹笠分成两片！

那咚、噗的两声过后，桥板上就是滴滴嗒嗒好几声异响，溅出了连串血花！

血就从青衣人的眉心激溅出来，他惨呼着两手乱抓，斜里抢出几步，脚下猛踏空，跌了下去！

噗通得桥下水花怒激！

栖息附近的几只乌鸦立时被惊动，振翼，狂呼，噗噗地纷纷飞起！

呱，呱，呱的撼人心弦的鸦啼声不绝，响彻长空，夜里听来，愈发可怖！

锦衣人的面色终于激起了变化，但他仍然很沉着，右掌撑伞如故，左掌亦低垂如故。

蒙面人却竟是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，不知何时已回复原来的姿势，那杀人的右掌更早在银芒再闪的刹那回到了蓑衣里面。

鸦啼声终绝，鸦影更不知已消失于何处。

风飒飒，雨纤纤，流水响潺潺，还是片刻前一样。栏杆旁，灯笼昏黄的光芒亦依然。

锦衣人忽的一声惊叹：“好剑法！”

“过奖！”蒙面人口里尽管在应，眼中却连半丝得意的神色也没有。

锦衣人目光缓缓斜向桥下流水，以鼻嗤笑。“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充英雄！”

“我也不喜欢！”蒙面人淡应。

锦衣人目光猛地转回，瞬也不瞬地迫视着蒙面人。“我更不喜欢别人当面杀自己的随从！”

“这样的事当然是没有人会喜欢。”

“你说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“‘锦衣侯’香祖楼！”

锦衣人很突然地笑了起来。“你果然知道我是谁，只可惜你见不得人，否则我真想看看自己又可曾认识你！”

蒙面人不以为意，摇摇头。“你不会认识我，但，你总该听说过我！”

“锦衣侯”香祖楼笑得更响。“你是谁？”

蒙面人不答，双肩陡震，飒地甩下披着的蓑衣，露出内里一身的黑色夜行衣着，双手！

夜行衣密钮，紧身，双手低垂着，左手拿着剑鞘，银色的剑鞘，出鞘的剑也就紧握在右手。

那口剑的剑柄，剑锷，甚至剑身，亦无不是银色，剑尖尚在滴着血。

剑映灯光，更见灿烂夺目！香祖楼那目光亦似被剑光所夺，怔怔地暴睁！蓦地脱口惊呼：“银剑杀手孙羽！”

蒙面人鼻孔里笑了出来。“不出我之所料，你果然听说过我！”

香祖楼干笑。“闻名已久，不想竟遇于今宵，亦可谓巧合！”

“不是巧合，前夜……”

“前夜我秉烛夜游……”

“左右相随着你的两个结拜兄弟‘神手’于谦，‘雷鞭’崔群，我只好目送你出门，又目送回家！昨夜……”孙羽若有遗憾

地微喟，“你在家中斗叶子戏，左右人更多，我也只好死了心！”

“你不愿做没有把握的尝试？”

“正是！”

“好谨慎，怪不得从来不曾听说过你失手！”

“我不能不谨慎！”

“那今夜……”

“你家二伯父邀宴，不由你不去，但于谦崔群两人跟你那伯父可都有两句，是必然不会相随，而地方又近，他们自亦放心得下，无须在附近相候，也就因为地方近，你自亦无须留宿，要回家少不免就得经过这座桥！”

“所以在这里等待着？”

“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！”

香祖楼连连颌首，很突然的，他失笑。“看来你我倒投缘，还说得几句！”

“投缘什么？那也不见得，但无论如何，你我说话的确多了一些！”孙羽忽地亦笑。“风闻你仗义疏财，对朋友总对得住，只可惜我根本就不算得是人，否则也许会结识你！”

“谁说你不算得是人？”

“我自己！”

香祖楼陡怔。“那你是……”

“没有人性的职业杀手！”

香祖楼恍然。“你是提醒我？”

“可以那么说！”

“你今夜定要杀我？”

“我应承别人，今夜三更之前取你性命！”

“你应承别人的话……”

“绝不会更改!”

“那今夜岂非不是你死,就是我亡?”香祖楼道。

“别无选择!”

“好!”香祖楼那满面的笑意逐渐消失,“江湖传言你乃是杀手中的杀手,银剑三尺下死人过百……”

“没有那么多!”

“你杀的人虽则是个个不同,但动机无非都是为了钱!”

“有时也会例外的!”孙羽淡应着目光斜注。

青衣人的血还在桥板,只不过已被雨水溅得更开,更淡。

香祖楼的目光亦随着斜睨下去,看到那些血,又怎还不明白孙羽话里的含意,他点头。“你当然不会容许旁人阻碍自己行事,不过那到底不是你的本意,就拿我来说,相信是,断不会例外!”

“断不会!”

“那,”香祖楼甚至连半丝笑意也都已消失不见,“是谁出钱买你来杀我!”

“恕难奉告!”孙羽斩钉截铁的。

“你不会不知道……”

“我知道,但我不能说,守秘密,是作为职业杀手最低限度的条件,更何况,”孙羽又再笑,“今夜死的若是我,你以后自会小心,天下只怕再难找到杀你的人,当然你亦自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找出谁是真凶。相反,今夜死的若是你,那你纵使知道,又有何用!”

“也是道理,好,我不再问你!”香祖楼沉吟着缓缓地接下去:“奇怪,我忽然竟会起了个很可笑的念头!”

“什么念头?”

“你杀人不外是为了钱，如若我也给你钱，你可否亦替我杀人？”

“我身后还有人，接洽生意那方面向来用不着我操心，我也向来不管！”

“你不妨考虑清楚，我会出价二千两黄金！”

“二千两黄金！”孙羽的眼睛陡亮。

“怎么？你可是嫌少？”

“不，太多了！”孙羽的语声显得有些急促，“杀你也不过是五十两！”

“五十两？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多年前我买了一只会念唐诗绿鹦鹉，前后你可知道我用了多少两黄金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整整一百两黄金！”香祖楼苦笑，“我竟连那绿鹦鹉也不如！”

孙羽没说话，那闪亮的眼睛亦不曾变动。

香祖楼看得出孙羽眼里的含意。“至于钱，我会指点你怎样拿取，没有人怀疑过我的说话，你应该也是，问题在……”

他没有再说下去，但纵然他不说出来，孙羽也知道他要说的的是什么。

孙羽也无话可说。

二千两黄金，无疑是一个诱人的数目，他的确需要考虑一下。

雨，渐渐地转弱，烟雨。风还急，桥旁那灯笼也还是那么的光亮。

孙羽终于开口，问：你要杀的人是谁？”

香祖楼长长吁了一口气，不徐不疾地回答：“那出钱买你

杀我的人！”

孙羽一笑，道：“不出我意料！”

“他们有几个，你就替我杀几个！”

“那也可以做得到，钱？”

“有个做生意的朋友前些时手头拮据，由我处取去了二千两黄金周转，今午他送了回来，我原该家里放下，却又忘记了……”香祖楼说着抬起左手，伸手入怀，到再抽出来，手里已多了两张银票，“你看见，是两张银票，每张一千，合共二千两，钱本来就在我的身上，你本来就可以杀我后再搜我的身，毫不费事地白赚，但你没想到！”

“听说你出价黄金二千两，我差不多已迷了心窍，怎还会想到其他？”

香祖楼将银票放回怀里。“你莫不是后悔？”

“我从来不会后悔！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！”

“更何况后悔的该是你！”

“话怎样说？”

“多了二千两黄金的诱惑，你以为我会怎样？”

香祖楼淡笑。“我们要见识你的真本领！”

“我不会令你失望的！”

“人说闻名不如见面，对你，我闻名已久，如今，见面了，也想你不会令我失望。”

“你放心！”

“老实说，我倒想你令我失望，话说来矛盾，我相信你总该明白！”

“千古艰难唯一死，我明白！”孙羽那目光逐渐地寒了起来